

泉源森

風水輪流轉： 中菲兩國貧富易位



世事如棋，命運與國運輪流地轉動，歷史從不間斷，它總在轉變中改寫人類貧富衰盛的歷程。若回望上個世紀，菲律賓可謂風光無限，曾經貴為美國殖民地，在亞洲是數一數二的富庶之地。那時的馬尼拉市容街道整齊現代化，燈火通明，人們西裝革履、爵士樂到處飄蕩，被譽為「亞洲小紐約」，而彼岸的中國，卻仍沉陷於內憂外患的貧窮與戰亂當中。

過去的中國，因為動亂而經濟萎靡不振，尤其是在文革「四人幫」統治時代，中國大陸實施「無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善於經商的天賦埋沒起來，人們毫無出路可言，一切講求勞動，卻不講效率，穿著相同顏色的毛裝，吃著配給的粗糧；那是一個人人貧窮，空有滿腔抱負，卻又無能為力的黑暗時代，一個均貧的社會，全民弄得土裡土氣，中華傳統文化被沈重打擊破壞，如同漫長的灰色冬天……

而在這數百年以來，中國人因為戰亂與貧窮，紛紛逃離家園，出外謀生，流落東南亞與菲國的人數更有數百萬計。

然而，現在風水輪流轉，當歷史走進改革開放的年代，當自由市場與創新思維逐漸解凍，中國與其他華人自由地區，特別是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等經濟發達國家與地區，陸續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這些地區秉持法治與廉潔，重視教育與秩序，憑著勤奮與智慧，重新定義了亞洲的經濟版圖。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澳門博彩業蓬勃發展，台灣以科技立國，新加坡則以清廉與紀律聞名於世。華人世界的崛起，成為「文化自信」最有力的證明。

相對之下，昔日的富國菲律賓卻陷入了政治的動盪與制度停滯的泥淖當中，要靠舉債度日。貪腐與階級分化使社會難以為繼，國內機會有限，無數菲律賓人只得遠赴海外，成為外勞，反過來在諸華人自

由地區務勞謀生。當年的「富者」，今日反而成為「勞者」，要寄人籬下，謀取生計。

目前，據非正式的統計，約有六、七十萬至一百多萬名菲律賓外勞（大約佔菲外勞總人數的兩、三成），在台港澳新等、華人經濟發達的地區務勞，這些菲律賓人對華人的聰明富裕，無不心存羨慕，從此不敢再輕視華人；歷史的轉盤，就這樣在半個世紀之間，輕輕一轉，煥然一變。

而菲國華人作為菲律賓較為富裕的少數族群，則形成與海外菲勞們強烈的對比，因為他們大多經商，比原住民富裕，屬於國家的頂層階級，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驕傲自大，而是長年在商業上回報國家，默默作出慈善工作而聞名全菲，積極貢獻回饋社會；無論是颱風過後捐助救災活動、義診醫療深入偏僻山區、志願消防隊奔赴火場、學校建設援助農村等等。這些低調的善意之舉，正是文化底蘊的一種表現，充份顯示了同胞之情，不以財勢壓人，而是以德服人，贏得菲人的尊重。菲律賓社會也已經逐漸明白，華人並非僅為財富而來。華人的銀行、商場、快餐店、藥房等等，已被視作菲國自豪的來源，這些品牌打敗了外資，更被認為是菲律賓人的驕傲，華人是以實際行動回報這片土地。

如今的亞洲，已呈現全新格局，菲律賓卻仍在努力追趕發展，而中國與其他華人地區，則已站上世界舞台。貧與富、強與弱的對比，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浪潮，真正不變的，是那份奮鬥的精神與制度的力量。

風水輪流轉，命運自有時。貧富非天命所定，唯有教育、勤勞與廉潔的制度，能讓一個民族持續昂首於時代之前。

世界風水輪流轉，貧窮富貴不久常，華人天生就勤奮，自古即善於經商，菲民本質較散慢，樂天知命性開朗，兩者結合成一體，互補互濟永富強。

林輝煌

跨越時空的英雄共鳴



近日，我隨中國武榮殷比干文化研究會代表團飛赴馬尼拉，出席世界林氏懇親大會。會議甫一結束，便與幾位同仁前往慕名已久的黎刹公園，赴一場跨越血脈與時空的心靈之約。

步入公園，菲律賓國旗獵獵作響——藍色象徵環抱群島的海洋，紅色代表這片土地的熱忱。穿過晨練的人群，黎刹紀念碑靜靜矗立。這座被譽為「指路明燈」的建築莊重肅穆，兩名持槍軍人肅立護衛，堅毅的目光守護著方尖碑下安息的英魂。基座上鐫刻的「1896年12月30日在Bagumbayan Field處決」在陽光下格外沉重。我們放緩腳步，世林會上反覆提及的「慎終追遠」，此刻獲得了最莊嚴的詮釋。

凝望紀念碑，黎刹的一生如畫卷展開：這位精通多國文字的眼科醫生，未執刀劍卻以筆為戈，用《社會毒瘤》《貪婪的統治》刺破殖民統治的陰霾；35歲從容就義前留下的《我的訣別》，以文字點燃火種，喚醒了菲律賓的獨立意識。同行的林時僑會長輕聲感歎：「比干以忠誼殉國，黎刹以文心救國，英雄的內核原是相通的。」這句話如晨鐘暮鼓——我們傳承的比干「忠孝」家風，與菲律賓人民緬懷的黎刹愛國情懷，本就是人類文明共有的精神瑰寶，那份對家國的赤誠，為正義挺身而出的勇氣，跨越時空而共鳴。

蘇麗莎

我遇到詐騙份子了嗎？



日前從住家步行到教堂途中，一輛休旅車突然停在我面前，車上一位大約30歲的女子把頭探出來，向我說：奶奶你要去哪裡，我來載你吧，乍聽到有人喊我奶奶，不禁自問，自己看來有那麼老嗎？以我的年齡，應該還沒有福氣有這麼大的孫女吧。

我回答說，我只是要到附近的地方，拒絕了她，看著自己剛剛開完刀不久的右腿，才意識到可能是我走路緩慢，才會讓女子萌起要載在我一程的念頭，我感激萬分，因為這年頭，願意幫助陌生人的人幾乎是鳳

更令人動容的是英雄血脈中流淌的中華印記。史料明確記載，黎刹的高祖父柯儀南自福建晉江上郭村揚帆南下，柯氏族譜中的世系記錄，為這段百年淵源揭開謎底。遙想三百年前先民蹈海謀生的身影，再看眼前聯結中菲的英雄豐碑，我忽然領悟到世界林氏懇親大會「弘揚比干精神，共敘世林情緣」的深意——無論身在何方，中華兒女的根脈永續，氣節長存；而英雄精神更能超越疆界，成為不同民族共同的精神滋養。

臨別時，幾位當地華人正給孩子講述黎刹的事跡。稚嫩的提問與自豪的應答，在微風中輕輕迴盪。陽光穿過椰林，灑在紀念碑的青銅雕像上，光影流轉間，彷彿看見比干的忠魂與黎刹的英氣在時空中相遇。這場瞻仰早已超越尋常的遊記——當比干文化的忠孝傳承與黎刹精神的愛國情懷在馬尼拉的天穹下交匯，我們終於懂得：真正的英雄永不湮沒於時間洪流，他們的精神是跨越國界的文化紐帶，是維繫血脈的精神根魂，更是激勵每個時代守護家國、追尋正義的力量源泉。

歸途上，馬尼拉灣的濤聲漸遠，但那座有軍人守護的紀念碑、那位以文心喚醒民族的英雄，已不僅是此次懇親之旅的註腳——它更像一盞不滅的明燈，讓我們在追思中領悟：無論身處何地，無論屬於哪個時代，對家國的赤誠、對正義的堅守，永遠是人性中最珍貴的品格，是文明薪火相傳的精神脊樑。

毛麟角、少之又少了。

我把白天遇到的情況告訴朋友，朋友的第一個反應是幸好我沒有上女子的車，因為她可能是詐騙份子，看到我年老且腳又不方便，想藉機詐騙我的錢，現今社會人心不古，詐騙伎倆層出不窮，為了自保，人人確要提高警覺，以免受騙，我分析，要是那女子真有不軌意圖，她定會鍥而不捨，想盡辦法說服我上她的車，但是那女子聽我行走，也不勉強我，只是叮嚀我要小心行走，然後開車揚長而去。

我相信世界上還是有好人，只要我們對人誠心以待、心存善念不難找到善良的人。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馬忠

文學期刊如何破局？



最近，《作品》雜誌主編的一段視頻在網上火了。為了推銷雜誌，他全力奔走，用「骨折價+贈品」的方式努力爭取新讀者。這番看起來有些辛苦卻又充滿誠意的舉動，不僅觸動了許多

關心文學的人，也真切地折射出當下文學期刊的生存困境。同樣在車流中奔跑推銷小商品的普通人，與手握文學陣地的期刊主編，兩個相似的奔跑身影，折射出的是文學在大眾視野中逐漸邊緣化的無奈——這份令人敬佩的敬業背後，是文學期刊訂閱量銳減、影響力式微的集體窘境，更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時代之間：到底是文學期刊拋棄了讀者，還是讀者拋棄了文學期刊？

其實，這場「雙向拋棄」的迷思，本質上是文學期刊的傳統生態與當下傳播語境、讀者需求變化之間的嚴重脫節。從期刊自身來看，不少文學期刊確實存在「自我封閉」的傾向。長期以來，部分刊物深陷「圈內迴圈」，稿件來源局限於固定的作家群體，內容多聚焦於小眾化的個人情緒表達或脫離現實的空泛敘事，缺乏對當下社會現實、大眾精神困境的精準捕捉與回應。當讀者在生活中面臨房價壓力、職場焦慮、身份困惑等現實問題時，翻開文學期刊，看到的卻是遠離煙火氣的文字遊戲或重複的審美表達，自然難以產生情感共鳴。更有甚者，一些期刊固守「曲高和寡」的姿態，刻意追求語言的晦澀與形式的先鋒，將文學變成少數人的「智力遊戲」，主動關上了與普通讀者溝通的大門。此外，在傳播方式上，許多文學期刊對新媒體的適應能力不足，仍依賴傳統的訂閱、郵寄模式，缺乏短視頻、直播、社群運營等年輕化的傳播手段，難以觸達習慣了碎片化閱讀的新一代讀者，最終在資訊洪流中逐漸失語。

而從讀者層面來看，時代語境的變遷也深刻改變了大眾的閱讀習慣與精神需求。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效率至上」的理念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碎片化、娛樂化的閱讀成為主流。人們更願意用幾分鐘刷完一條短視頻、一篇公眾號推文，而非花費數小時沉浸在一篇長篇小說或散文中。這種閱讀習慣的轉變，使得需要靜下心來細細品味的文學作品，逐漸被擠出大眾的日常生活。文學期刊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電影、電視劇、綜藝節目、網路遊戲等娛樂形式，以更直觀、更具互動性的方式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求，相比之下，文學期刊的審美體驗顯得更為單一，難以與之爭奪讀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隨著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讀者的審美水準與選擇空間也在不斷

而從讀者層面來看，時代語境的變遷也深刻改變了大眾的閱讀習慣與精神需求。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效率至上」的理念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碎片化、娛樂化的閱讀成為主流。人們更願意用幾分鐘刷完一條短視頻、一篇公眾號推文，而非花費數小時沉浸在一篇長篇小說或散文中。這種閱讀習慣的轉變，使得需要靜下心來細細品味的文學作品，逐漸被擠出大眾的日常生活。文學期刊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電影、電視劇、綜藝節目、網路遊戲等娛樂形式，以更直觀、更具互動性的方式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求，相比之下，文學期刊的審美體驗顯得更為單一，難以與之爭奪讀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隨著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讀者的審美水準與選擇空間也在不斷

提升，他們不再滿足於被動接受期刊推送的內容，而是更追求個性化、高品質的閱讀體驗，當文學期刊無法提供符合其期待的內容時，自然會被讀者「拋棄」。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出現的期刊「抱團取暖」現象，雖然體現了行業自救的努力，卻也從側面反映出文學期刊突圍無門的尷尬。互相打征訂廣告的模式，本質上仍是「圈內互助」，未能打破期刊與讀者之間的壁壘，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事實上，文學期刊的困境並非個例，而是傳統文學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必然面臨的挑戰。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期刊只能被動接受邊緣化的命運，關鍵在於如何打破「自我封閉」，實現與讀者的「雙向奔赴」。

要破解這場困局，文學期刊首先需要主動「走出象牙塔」，重新建立與現實、與讀者的連接。內容上，應打破圈層限制，既要扶持青年作家、挖掘新銳力量，也要鼓勵作家深入生活、紮根現實，用有溫度、有力量的文字記錄時代變遷，回應大眾的精神困惑。比如《人民文學》《收穫》等期刊近年來推出的關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抗疫精神等現實題材的作品，就成功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反響，證明了文學與現實結合的強大生命力。形式上，文學期刊需要主動擁抱新媒體，利用短視頻平臺解讀經典作品、採訪作家創作背後的故事，通過直播帶貨、社群互動等方式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讓文學以更鮮活、更接地氣的姿態走進大眾視野。同時，還可以探索「期刊+文創」「期刊+線下活動」等多元化的運營模式，豐富讀者的閱讀體驗，提升期刊的影響力與盈利能力。

而對於讀者而言，也需要給予文學期刊更多的耐心與包容。在娛樂化資訊氾濫的當下，文學所承載的審美價值、思想深度與精神力量，是其他文化產品無法替代的。靜下心來閱讀一篇優質的文學作品，不僅能夠獲得審美享受，更能在文字中找到精神寄託，實現自我療愈與成長。當然，讀者也有權對文學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用閱讀選擇倒逼期刊改革創新，推動文學期刊在適應時代變化的同時，堅守文學的初心與使命。

文學從來不是孤立於時代的存在，文學期刊也不應成為被遺忘的精神角落。當奔跑的主編不再僅僅為了訂閱量而奔跑，當文學期刊能夠真正紮根現實、回應讀者，當讀者願意重新拾起文字、擁抱文學，這場「雙向拋棄」的迷思自然會迎刃而解。

畢竟，文學的生命力在於與讀者的共鳴，而期刊的價值，正在於搭建起文學與大眾之間的橋樑——唯有雙向奔赴，才能讓文學期刊在新時代重煥生機，讓文學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精神世界。

王朝暉

豪邁的鷹

——致賀彥豪



30年前，我寫過一首名為《鷹》的小詩，內容是這樣的：倘若天空是一張無垠的稿箋/你就是一隻豪邁驍勇的鷹/日夜翱翔在茫茫的時空/用那雙沐雨擊風的鷹翅/書寫一串串藍色的詩篇……/縱然有狂飄掠過/縱然有冰霜雪雨淋過/你仍以火的激情美的憧憬/把握生命的追尋/勇敢是你的坐標/堅韌是你的意志/即使在漆黑如墨的夜晚/還是在飛沙走石的白天/只要高擎信念的燈塔/步履曲折也是美麗的浪花……/作為饋贈文友賀彥豪以此共勉。

果真如我所料，30年後的今天，七十多歲的他仍「情亂意迷」地醉倒在繆斯芬芳的石榴裙下，像一隻不知疲倦的「老鷹」，依然用睿智的目光去「搜索」創作的愜意和生命的輝煌……

我與賀彥豪相識，是詩歌作「媒」。遙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正值文藝復興、詩歌盛行的時期，我和賀彥豪經常在報刊雜誌上「會晤」，而實際上卻從未謀面。

賀彥豪當時作為泉州市職工「自學成才」的典範而受文化宮授權，全面負責組建泉州市職工文學社，於是，他意氣風發地團結一批「只知其名、不識其人」的文學青年來加盟其社團組織，我無疑成了他發展的對象。

他作為理事長，身體力行，為活躍職工文化生活，繁榮文藝創作鳴冤瀝血、披星戴月，時常邀請省內知名作家舉行文學講座和作品研討會，並積極聯繫有關部門讓我們下基層深入一線采風，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

他總是把文學活動搞得有條不紊、有聲有色，受到了眾多文學愛好者的讚譽，為壯大和提升泉州市整個職工文藝創作隊伍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賀彥豪為人真誠，正直豪爽。不幸的

是生不逢時，學習成績優異的他，卻因「文革」10年浩劫而打破了他的大學夢，上個世紀60年代末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百萬知青上山下鄉，人稱「老三屆」。參加工作後，當過兵團戰士、林業工人；擔過風鑽、擔過大錘；做個企業報編輯、記者。也許是命運多蹇，最底層的火熱生活積澱，萌發了他如火如荼創作激情，二十幾年來他從未拋棄對繆斯追求的信念，儘管他才小學文化程度，頭腦卻像一塊碩大無比的干海綿，忘我地吮吸著知識的甘露，日積月累、集腋成裘，儲存起豐富的寶藏。

他更像一隻豪邁驍勇的鷹，百折不撓地馳騁在文學的天空，撥開層層雲霧陰霾，蕩滌一切艱難困苦，一路瀟灑地走來，至今已正式出版了報告文學集《淨土》、《相約海西》；散文集《美麗的誤會》等多部專著，今年他剛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一名光榮的會員，其對文學的癡迷和鍥而不捨的追求令我由衷的欽佩！

在當今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文壇的浮躁之風似乎也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有畸形膨脹的趨勢。當你通讀賀彥豪的文學作品，深感其文風之純正樸實，無譁眾取寵和沽名釣譽的影子，印證了他「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座右銘，這是他為人為文的成功之處，也是文如其人的真實寫照。

讀他的作品有如人們吃膩了山珍海味，渴望品嚐一道返璞歸真久違的「綠色蔬菜」，讓人多增加一些維生素，這樣或許對身心都有好處。

仰望長空，鷹叫霜晨月，漫漫征途從頭越。正如賀彥豪所說：幾多歡樂，幾多痛苦，盡在一支筆中；幾多坎坷，幾多收穫，只是一笑而過。

唯有心愛的繆斯，才能支撐起我生活的信念和生命的輝煌……我將笨鳥先飛，不甘雌伏，用心靈的彩筆去描繪明天燦爛的太陽！